

# 双宾结构中的领属关系<sup>\*</sup>

司富珍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本文从句法和语义角度分析不同类型的双宾结构中所包含的领属关系,认为从逻辑语义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的双宾领属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通过逻辑隐含推导出来的双宾领属,另一种则是以预设形式存在的双宾领属。给予类双宾属于前一种类型,而取得类双宾则属于后一种类型。对汉语不同类型的双宾领属的研究可以丰富生成语法对双宾结构中领属关系及其句法、语义和语用特点的认识。

**关键词:**领属关系;双宾结构;隐含;预设;语义推导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22(2015)03-0002-10

## 1. 引言

双宾结构中的领属关系既与两个宾语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谓语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有关,也牵涉到蕴含和预设等逻辑语义推导,是句法和语义的接口问题。有不少文献都曾注意到双宾结构中存在领属关系这一事实,如 Benveniste (1966), Green (1974), Johnson (1991), Freeze (1992), Kayne (1993), Pesetsky (1995), Guéron (1995), Harley (1995 a&b, 2002), Beck and Johnson (2004) 等在生成语法框架下对双宾结构及其中所包含的领属关系进行的研究,还有李临定 (1986)、李宇明 (1996)、王奇 (2005)、刘馨茜 (2006)、李敏 (2006)、白芳芳 (2014) 等在不同理论框架下对现代汉语双宾结构中领属关系的转移等问题进行的研究。这些文献为双宾结构领属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语料来源,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双宾结构中的领属关系做进一步的思考。

## 2. 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的结构关系

关于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学界有过若干不同的代表性观点。从句法构成方面看,有不少研究将两个宾语看作是相互平等和独立的名词性成分,生成语法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如 Oehrle (1976),其双宾结构观可以用图 1 简要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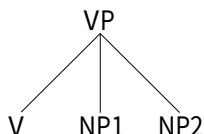


图 1 Oehrle (1976) 的双宾结构图式

<sup>\*</sup> 本研究受北京市共建项目“动态视角下的北京口语语法研究”资助。衷心感谢《外国语文研究》匿名审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还有一些研究则将双宾结构看作是先由动词和间接宾语组成一个结构成分而后再与直接宾语组成一个更大的结构成分的层级结构,生成语法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是 Chomsky (1981), 其双宾结构观可以用图 2 简要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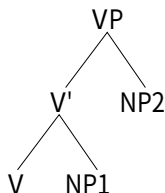


图 2 Chomsky (1981) 双宾结构图式

以上两种图式<sup>①</sup>所代表的双宾结构层次观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也有体现。前一种层次观的代表性论述如李临定 (1984)、张世禄 (1996) 等,李临定 (1984) 主要研究现代汉语的双宾结构,他将双宾结构定义为“谓语动词后面有两个独立的名词性成分的句式”。张世禄 (1996) 主要研究古代汉语的双宾结构,他对双宾结构的理解与李临定 (1984) 相似,他说:“例如:王赐晏子酒。‘赐’是双宾语动词,‘晏子’是间接宾语,‘酒’是直接宾语。它们的语序是:间宾在前,紧挨动词;直宾在间宾后,远离动词。间宾和直宾尽管都是动词涉及的对象,但它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语法单位,不能构成任何词组,如偏正词组、联合词组等,否则就不是双宾语句了”。后一种层次观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代表性论述可以以吴竞存、侯学超 (1982) 为例,他们是这样论述汉语“双宾语的分析”的:“‘给他书’是三个词,按照 n-1 的公式不外两种切分:A. ‘给 / 他书’ B. ‘给他 / 书’。按 A 切分,‘他书’在这里不成结构,因为它既不能是偏正结构(‘他的书’),也不能是联合结构(‘他和书’),又不能是主谓结构(‘他是书’),所以 A 的切分不能成立,那么能成立的只能是 B 式。”

在生成语法领域,对双宾结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献当推 Larson (1988),这篇文章从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在照应语约束、量化词约束、弱跨越效应、优先效应、否定极性词语的句法表现等几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对称性入手,论证了如上所述的两种分析方法的理论缺陷,并提出了双宾结构和与格结构分析的 VP-shell 结构模式(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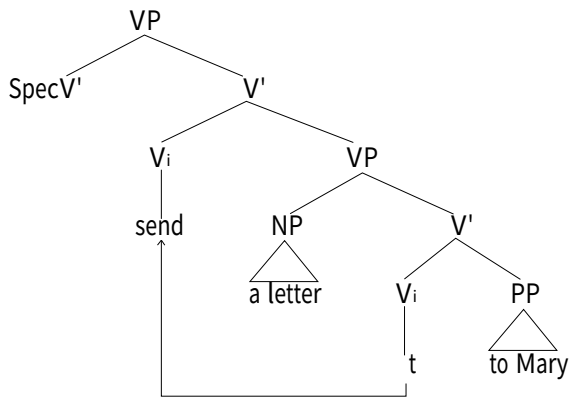


图 3 Larson 的 VP-shell 结构图式

① 图 1 和图 2 均引自 Larson (1988)。

按照 Larson 的 VP-shell 模式, 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不再是结构上相互独立的名词性成分, 而是分别作为动词的指示语 (Specifier) 和补足语 (Complement) 与动词一起构成基础部分的动词短语结构。在表层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之所以没有显性成分联结, 是动词为满足格指派和一致性要求而提升的结果。

Larson-Shell 理论提出的动因之一是解释两个宾语之间存在的句法地位和句法表现的不平等或不对称, 例如两个宾语之间在约束关系上存在不对称性:

(1) a. I showed Mary<sub>i</sub> herself<sub>i</sub>.

b. \*I showed herself<sub>i</sub> Mary<sub>i</sub>.

其中 Mary 与 herself 同标共指, 按照图 1 所示的分析方法去看这两个宾语, 它们句法上的层级地位相同, 只是先后顺序不同, 二者可以相互成分统治 (C-command), 这就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 (1a) 正确 (1b) 却不合语法。在 Larson (1988) 的 VP-shell 理论中, 两个宾语被放置在不同的句法层级上, 其中间接宾语成分统治 (C-command) 直接宾语。这种分析方法很好地解释了两个宾语之间表现出来的种种不对称现象, 在生成语法学界具有广泛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生成语法文献多数都倾向于支持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并非在结构上相互独立、互不关联的观点, 但在它们所构成的是什么语类的结构成分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除 Larson 的 VP-shell 说外, 代表性的观点还有 Kayne (1984) 的小句说、Pesetsky (1995) 的介词短语说等。

与 Larson (1988) 的分析有所不同, Kayne 1984 a&b 认为双宾语结构中由两个宾语所构成的成分是一个小句 (Small Clause) 结构而不是动词短语结构, 其底层表达可以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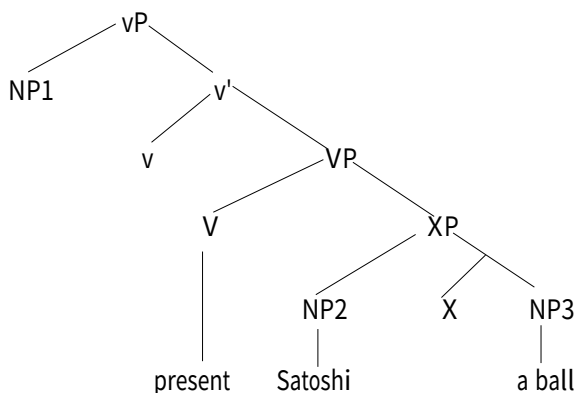


图 4 Kayne 的小句结构图式

其中 XP 是一个小句 (有的文献写作 SC), X 是一个语音上为空灵的小句中心语。

Pesetsky (1995) 则认为双宾结构中承担 Theme 和 Goal 语义角色的两个宾语分别是一个中心语为空介词 G 的最大投射的 Specifier 和 Complement (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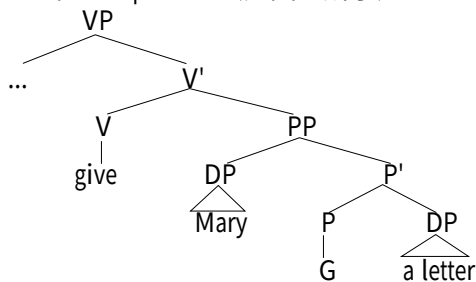


图 5 Pesetsky (1995) 的介词 G 结构图式

Harley (2002) 支持 Pesetsky (1995) 等关于双宾结构中中介词的基本观点, 并在 Kayne (1984)、Harley (1996) 等基础上进而提出两个宾语之间的介词 P 表达领属的概念 (在树形图上标记为  $P_{HAVE}$ , 如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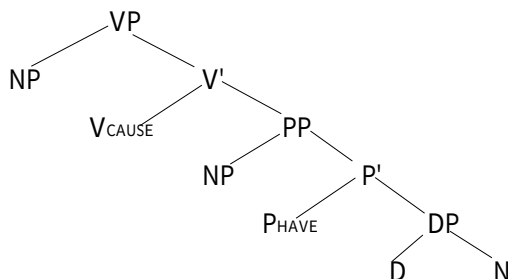


图 6 Harley (1996) 的  $P_{HAVE}$  结构图式

她沿着 Freeze (1992)、Noonan (1993) 等的思路, 从跨语言角度研究双宾结构, 认为世界上的语言分属具有 HAVE 关系的语言 (HAVE languages) 和没有 HAVE 关系的语言 (HAVEless languages), 具有 HAVE 的语言同时也具有双宾结构, 而没有 HAVE 的语言则没有相应的双宾结构 (Languages which contain a relation HAVE also have a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Languages which have no relation HAVE do not have a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up>②</sup>。很多语言 (如印地语、英语) 属于有 HAVE 的语言; 而 HAVEless 的语言则如苏格兰盖尔语 (Scots Gaelic)、爱尔兰语等。Harley (1996, 2002) 等文献为双宾结构中领属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 3. 汉语双宾结构的两种领属关系类型

按照 Harley (1996, 2002) 等的思路, 表领属关系的功能语类  $P_{HAVE}$  的有无影响到该语言双宾结构之有无, 那么, 对于具有双宾结构的语言来说, 判别一个结构是否是双宾结构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参照标准。我们不妨沿着这个思路重新审视一下现代汉语中以“给予类”和“取得类”为代表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双宾结构。

关于现代汉语双宾结构的研究文献有很多, 其中有不少文献主要关注汉语双宾结构的不同类别及其句法语义差异。例如马庆株 (1983), 他把现代汉语的双宾结构区分为给予类 (送你一支笔)、取得类 (买小王一只鸡)、准予取类 (我问你一道题)、表称类 (人家称他呆霸王)、结果类 (开水烫了他好几个泡)、原因类 (喜欢那个人大眼睛)、时机类 (考你个没准备)、交换类 (换它两本书)、使动类 (急了我一身汗)、处所类 (挂墙上一幅画)、度量类 (他们抬了伤员好几里路)、动量类 (给他一巴掌)、时量类 (吃饭半天了)、 $O_1$  为虚指宾语 (逛他两天北京城) 等十四个类别<sup>③</sup>。在这许多不同类别的双宾结构中, 最为典型而少有争议的类型是“给予类”, 而讨论和争论最多的则是“取得类”。

按照 Harley (2002) 提供的分析思路, 给予类双宾结构“我送你一支笔”的结构可以分析如下:

从词汇语义分解的角度看, 其中的“送”包含了 [+致使] 和 [+拥有] 两方面的意义特征。从动态的事件结构角度看, 则“我送你一支笔”所包含的事件结构中存在一种领属关系的转移<sup>④</sup>。即,

② 参见 Harley (1996)。

③ 这些双宾结构中有的并不是大家所普遍认可的真正的双宾结构, 例如“时量类”结构和动量类结构。

“一支笔”相关的领属关系由于“送”所引发的事件的驱动而由“我”向“你”转移：当动词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时，“我”和“一支笔”之间的领属关系中止，而“你”和“一支笔”之间的领属关系开始建立，在“给予类”双宾结构中，这种处于事件结构链条末端的领属关系呈隐性形态实现，是一个空语类，在句法上标记为“ $P_{HAVE}$ ”。从这个角度看，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并不是相互平等而独立的句法成分，它们与空语类  $P_{HAVE}$  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领属结构 ( $P_{HAVE}P$ )。在典型的给予类双宾结构中，这种领属关系由于具有可转移性，一般都属于可让渡的领属 (alienable posses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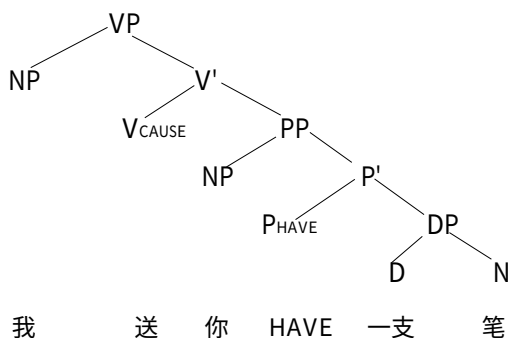


图 7

除典型的给予类双宾结构外，文献中常常论及的另外一个双宾结构类型是“取得类”双宾结构，学界对这类结构是否是双宾结构曾有争议，陆俭明（2002）以“我吃了他三个苹果”等为例，对取得类双宾结构的结构归属做了很好的论述，本文赞同将取得类“双宾结构”认定为双宾结构的结论，并尝试分析这两种双宾结构所包含的领属关系在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共性和差异。

应该说，用 Harley (2002) 的理论解释汉语“取得类”双宾结构时也是需要稍费些口舌的。首先是从动词的词汇语义分解角度看，“取得类”双宾结构中的核心动词与“给予类”中的核心动词不同，它无法分析为 [+CAUSE, +HAVE]。但是，“取得类”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之间在动词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之前具有一种先在的领属关系，这种领属关系的证据之一是二者之间可以插入领属关系标志词“的”，因此我们可以仍然用  $P_{HAVE}$  来表达这种领属关系。但是，与给予类不同，在取得类双宾结构中，当动词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时，两个宾语之间的领属关系中止，施事成分成为领属者。以“我买小王一只鸡”，当“买”所描述的事件发生时，“一只鸡”的领属者由宾语“小王”转变成施事“我”。

这样看来，给予类双宾结构和取得类双宾结构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共性在于：（1）二者都涉及到与直接宾语相关的领属关系的转移。（2）领属关系的转移都是由核心动词所描述的事件所驱动或引发的。差异则在于：（1）在这两种类型的双宾结构中，领属关系的转移方向相反，给予类双宾结构是右向转移（见李宇明，1996）或外向式结构（见李敏，2006），而取得类双宾结构是左向转移或内向式结构。（2）给予类的动词的语义可分解为：[+CAUSE, +HAVE]，而取得类的动词则可以分解为 [+CAUSE, -HAVE]。为此，我们可以对 Harley (2002) 的分析模式略加修改来分析汉语的给予类和取得类两类双宾结构<sup>⑤</sup>，修改后的双宾结构模式为：

④ 直接考察现代汉语双宾结构中领属关系转移的代表性文献有李宇明（1996）、李敏（2006）等。

⑤ 参见 Si Fuzhen(2007)。

(2)  $[_{VP} V [_{PP} NP_1 P_{\pm HAVE} NP_2]]$ 

HAVE 的赋值（即是取正值还是负值）是由上层语句动词 V 的语义所决定的，二者存在语义特征的传递关系。即当上层 V 的语义特征分解为  $[+CAUSE, +HAVE]$  时，下层的  $P_{HAVE}$  中的 HAVE 也取正值；而当上层 V 的语义特征分解为  $[+CAUSE, -HAVE]$  时，下层  $P_{HAVE}$  中的 HAVE 则相应地也取负值（这里的负值 -HAVE 表示的是原有领属关系的中止）。而当上层 V 的语义特征  $[+CAUSE, \pm HAVE]$  中 HAVE 的取值不明时，下层的  $P_{HAVE}$  相应地也会模糊起来，歧义就会发生，如：汉语中“借”类动词由于可以有“借出”和“借入”两种相反的意思，因此可能出现歧义，如“张三借我一本书”就既可以是：

(3)  $[_{VP} V [_{PP} NP_1 P_{+HAVE} NP_2]]$ 

也可以是：

(4)  $[_{VP} V [_{PP} NP_1 P_{-HAVE} NP_2]]$ 

对于 Harley (2002) 所提供的双宾分析方式来说，还有一类结构解释起来会更费周折。那就是马庆株所说的“表称类”双宾结构。这类双宾结构的例子如：

## (5) 人家称他呆霸王。

## (6) 人们骂他笨蛋。

但仔细想来，这类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之间也存在一种由隐喻而来的弱的“领属关系”。首先，“表称类”结构中的最后一个名词性成分都是一种类似于专有名词的“称呼”或“称号”。以“人家称他呆霸王”为例，可以认为暗含着这样一种语义解读，即“人家称他呆霸王”为因，“他  $P_{HAVE}$  呆霸王这一称呼”为果。这里的双宾语“他”和“呆霸王”之间也存在一种领属关系，只不过被领有的成分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称号。其结构方式与给予类双宾结构相仿：

(7) 人家称  $[_{PP} \text{他 } P_{HAVE} \text{ 呆霸王}]$ 

此类结构并不为汉语所独有。例如英语里有如下的类似例子：

(8) They call  $[_{PP} \text{him } P_{HAVE} \text{ John}]$ .

与前面给予类和取得类双宾结构相同的是，在这类“表称类”双宾结构中，两个宾语之间同样也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领属关系，不同的是在“表称类”双宾结构中，这种领属关系并没有发生明显转移。

结果类双宾结构等也大多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在两个宾语之间构拟出领属关系来。例如：

结果类：开水烫了  $[\text{他 } P_{HAVE} \text{ 好几个泡}]$

原因类：喜欢  $[\text{那个人 } P_{HAVE} \text{ 大眼睛}]$

使动类：急了  $[\text{我 } P_{HAVE} \text{ 一身汗}]$

处所类：挂  $[\text{墙上 } P_{HAVE} \text{ 一幅画}]$

除去这几种类型之外，汉语中还有一种问答类的双宾结构，也可以用类似的形式描写其中两个宾语之间的领属关系：

问答类：回答  $[\text{你 } P_{HAVE} \text{ 一个问题}]$

这类领属关系中的 HAVE 的取值类似于取得类双宾结构中 HAVE 的取值：与取得类双宾结构类似，当上层动词（如上例中的“回答”）所描述的动作行为完成时，两个宾语之间的领属关系中止。

在马庆株 (1983) 所提到的“双宾结构”中，还有一些类别无法构拟出类似的领属关系，

这些类别是：动量类（给他一巴掌）、时量类（吃饭半天了）、度量类（他们抬了伤员好几里路）以及交换类（如换它两本书）和  $O_1$  为虚指宾语的双宾结构等。有一种可能性是其中的动量类、时量类和度量类结构并非双宾结构，而是动补结构的不同类型。一般来讲，动词或动词短语后面表量的句法成分应该是附加语（Adjunct），而非动词的论元性成分，不宜分析为宾语。而交换类（如换它两本书）和  $O_1$  为虚指宾语的双宾结构则因其中虚指“宾语”的句法和语义地位比较特殊而需要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同一框架下讨论这几种“例外”的结构。

除去上述这几类“例外”的结构外，其余类型的双宾结构大都可以用如下的结构方式来描述：

(9)  $NP_1 V [_{PP} NP_2 P_{\pm HAVE} NP_3]$

这些类型的双宾结构除了在句法构造上有相似之处，在语义关系上也有共性：两个宾语之间都存在一种领属关系，且这种领属关系一般为可让渡领属。在典型的给予类双宾和取得类双宾结构中，这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以主句动词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为界发生转移或让渡。让渡的方向性也受主句动词语义特征的制约，技术描写时可以用 HAVE 的正负值来显示这种方向性。如果领属者由  $NP_1$  向  $NP_2$  让渡（右向让渡），则 HAVE 标记正值 ([+HAVE])；如果领属者由  $NP_2$  向  $NP_1$  让渡（左向让渡），则 HAVE 为负值 ([-HAVE])。

#### 4. 汉语双宾句领属关系的语用推导

无论是取值为 [+HAVE] 的双宾领属还是取值为 [-HAVE] 的双宾领属，在表层结构一般都没有显性的表达，这就需要说话人在使用双宾结构时进行语义推导。本文将在 Si Fuzhen (2007) 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如下观点：不同类型的双宾结构由于主句动词的语义类型不同，双宾之间  $P_{HAVE}$  的取值也会不同，而相应地，解读它们所隐含的领属关系时所使用的语义推导模式也就因此而不同。具体说来， $P_{+HAVE}$  双宾结构中的领属关系的解读是通过“蕴含（Entailment）”的逻辑语义推导模式实现，而  $P_{-HAVE}$  双宾结构中的领属关系的解读则是通过预设（Presupposition）的语义推导模式实现。

在逻辑语义学上，逻辑蕴含的定义为：

命题 p 蕴含命题 q，当且仅当：

当 p 为真时，q 一定为真；但反之则不然：当 p 为假时，q 不一定为假。

例如：

(10) a. 本拉登是被海豹突击队杀死的 (p)。

b. 本拉登是被人杀死的 (q)。

当 (10)a 表达的命题为真时，(10) b 必然为真；而当 (10)a 表达的命题为假时，(10) b 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反过来说，当 (10) b 为真时，未必就成推出 (10) a 为真；但当 (10) b 为假时，(10) a 一定也为假。因此，(10) a 逻辑上非对称地蕴含 (10)b（即 10a 蕴含 10b，但 10b 不蕴含 10a）。在语言使用中，说话人可以通过这种逻辑蕴含的关系由 (10)a 推知 (10)b。

预设的逻辑语义学中的定义则可以描述如下：

命题 p 预设命题 q，当且仅当：

当 p 为真时，q 为真；当 p 为假时，q 仍然为真。

例如：

(11) a. 徐天的女朋友是上海人 (p)。

b. 徐天有女朋友。(q)

如果当 (11) a 为真时, (11)b 为真; 而当 (11) a 假时 (即如果“徐天的女朋友不是上海人”), (11)b 仍然为真。也就是说, 对 (11) a 的否定并不构成对 (11) b 的否定, 此时, 我们可以认定 (11) a 预设 (11)b。

按照以上定义去观察 +HAVE 类和 -HAVE 类这两类不同的双宾结构, 可以发现:

(一) +HAVE 类双宾结构 (以给予类为典型代表) 中两个宾语之间存在的领属关系除了可以从空语类的角度在句法上得到解释, 也可以通过蕴含的逻辑语义推导获得。以“奥巴马送给女儿一本《追风筝的人》”为例:

(12) a. 奥巴马送给女儿一本《追风筝的人》。

b. 奥巴马的女儿有一本《追风筝的人》。

(12) a 为真时, (12) b 必然为真; 但 (12) a 为假时, (12) b 未必就为假。因此 (12) a 在逻辑上蕴含 (12) b。这意味着: 说话人和听话人自然地可以由 (12) a 这个双宾句推导出 (12) b 所表示的领属关系来。而这一点正是逻辑语义推导为给予类双宾结构两个宾语之间所具有的领属关系提供的证据。

(二) -HAVE 类双宾结构 (以取得类为典型代表) 中两个宾语之间存在的领属关系则是以预设而不是蕴含的形式存在于推导过程, 以“买买提偷了阿凡提一个馕”:

(13) a. 买买提偷了阿凡提一个馕。

b. 阿凡提有一个馕。

与 (12) a 和 (12)b 之间的蕴含关系不同, (13) a 以 (13)b 为预设: 不仅 (13) a 为真时 (13) b 也为真; 而且当 (13) a 为假时, (13) b 也为真。因此, (13) b 是 (13) a 的一个预设。

其他通过隐喻方式引申出来的双宾结构 (参见张伯江, 1999) 大多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解释。

## 5. 结语

总结起来, 汉语几种主要类型的双宾结构中都存在隐性的领属关系, 这种领属关系一般为可让渡领属。在典型的给予类双宾和取得类双宾结构中, 这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以主句动词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为界发生转移或让渡。双宾结构中领属让渡的方向性受主句动词语义特征的制约, 技术描写时可以用 [+HAVE] 来显示这种方向性: 如果领属者由 NP1 向 NP2 让渡 (右向让渡), 则 HAVE 标记正值 ([+HAVE]); 如果领属者由 NP2 向 NP1 让渡 (左向让渡), 则 HAVE 为负值 ([-HAVE])。而无论是取值为 [+HAVE] 的双宾领属还是取值为 [-HAVE] 的双宾领属, 在表层结构一般都没有显性的表达, 这就需要说话人在使用双宾结构时进行语义推导: 取值为 [+HAVE] 的双宾领属关系的解读通过“蕴含 (Entailment)”的逻辑语义推导模式实现, 而取值为 [-HAVE] 的双宾领属关系的解读则是通过预设 (Presupposition) 的语义推导模式实现。

汉语不同类型的双宾结构中所涉及的句法、语义和语用问题可以丰富生成语法关于双宾结构的研究内容, 而关于双宾结构领属关系的蕴含和预设的研究则可以为双宾结构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 参考文献

- Barss, A. and H. Lasnik. A note on anaphora and double object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6, 17: 347-354.  
Beck S. and Johnson K. Double objects again [J]. *Linguistic Inquiry*, 2004, 35 (1): 97-124.



- Hale, K. and S. J. Keyser.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A].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ian Bromberger* [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3.
- Hale, K. and S. J. Keyser.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2.
- Harley, Heidi. If you have, you can give [A]. In *Proceedings of WCCFL 15, CSLI* [C]. Stanford: Palo Alto, 1995a.
- Harley, Heidi. Subjects, events, and licensing [D]. MIT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 1995b.
- Harley, Heidi. Possession and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A]. *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 2*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29-68.
- Jung, Yeun-Jin and Miyagawa, Shigeru. Decomposing Ditransitive Verbs [A]. In *Proceedings of SICGG, Summer* [C]. 2004:101-120.
- Kayne, Richard S. Connectedness and binary branching [M]. Dordrecht: Foris, 1984a.
- Kayne, Richard S. Principles of particle constructions [A]. In Jacqueline Gueron, Hans-Georg Obenauer, and Jean-Yves Pollock, eds.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C], Dordrecht: Foris, 1984b: 101-140.
- Larson, R. K. On Double Object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 19 (3) : 335-391.
- McIntyre, A. German dative and decomposition with HAVE [OL]. [www. Uni-leipzig.de/~angling/mcintyre/koeln.handout.pdf](http://www.uni-leipzig.de/~angling/mcintyre/koeln.handout.pdf), 2003.
- Oehrle, Richard. *The Grammatical Status of the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 1976.
- Pesetsky, D. *Zero Syntax: Experiencers and Cascades*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 Si, Fuzhen. Two Types of Chines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Z]. New York: IACL-15/NACCL-19, 2007.
- Zhang, Niina N. Argument interpretations in the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J]. *Nordic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8, (21): 179-209.
- Zhang, Niina N. An analysis of Chines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A]. In Lu Jianming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Challenges towards the New Century* [C]. 2000.
- 白芳芳. 非典型性双宾结构中的“他” [D].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 2014.
- 贝罗贝. 双宾语结构从汉代至唐代的历史发展 [J]. *中国语文*, 1986, (3) : 204-216.
- 李临定. 双宾句类型分析 [A]. 《语法研究和探索》第二辑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 李临定. 现代汉语句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李 敏. 双宾动词的词汇语义和双宾句式语义的互动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4) .
- 李宇明. 领属关系与双宾句分析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 (3) : 62-73.
- 刘馨茜. 取得义双宾句的句法结构 [D].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论文, 2006.
- 陆俭明. 再谈“吃了他三个苹果”一类结构的性质 [J]. *中国语文*, 2002, (2) : 317-325.
- 马庆株. 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 [A]. 《语言学论丛》第十辑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宋玉柱. 论“准双宾语句” [A]. *语言研究论丛* [C].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 王 奇. 领属关系与英汉双宾构式的句法结构 [J]. *现代外语*, 2005, (2) : 129-137.
- 张伯江.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J]. *中国语文*, 1999, (3) : 175-184.
- 张世禄. 论古代汉语双宾式 [J]. *天津师大学报*, 1996, (5) : 70-74.
- 朱德熙. 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 [J]. *中国社会科学*, 1980, (1) : 173-182.

##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SI Fuzhen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ssessions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DOCs) from both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erspectives. It is claimed that there are two major types of DOCs, i.e. [+HAVE]-type and [-HAVE]-type, in Chinese. The possess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objects in the [+HAVE]-type DOCs can be inferred through the logical entailment, whereas the possess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objects in the [-HAVE]-type DOCs are indicated by the presupposition, instead of entailment. The study of Chinese DOCs may provide some insights into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roperties of DOCs in general.

**Key Words:**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Entailment; Implicature; Presupposition; Semantic Inference

作者简介：司富珍，女，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句法学及语言理论的建构与批评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邮编 100083

E-mail: sifuzhen@blcu.edu.cn

(责任编辑：周统权)

---

(上接第 30 页)

## On High-frequency Nouns' Construction of Text World in *People's Daily* Editorials (1966-1971)

LIAO Xunqiao & LAN Chu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s not only shape the mind, direct the practice, but also construct the reality of society. The high-frequency nouns in *People's Daily's* editorial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uilt a text world with political entity, idea and event, whose political dichotomy was maximized by the temporal and locative nouns so as to highlight the omnipresence of class struggle. As a particular cognitive framework, such political text world regulates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ity, enhances their awareness of class struggle and makes ideological preparations for political movements.

**Key words:**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High-frequency noun; text worl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作者简介：廖迅乔，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批评语篇分析等领域的研究；  
蓝纯，女，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和修辞学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三环 105 号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100089；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2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100089

E-mail: xq-liao@163.com; beiwailanchun@126.com

(责任编辑：董方峰)